

江花周刊 A11

2014年8月24日 星期日

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叶凡

东江晚报

自己是自己

——一个关于“智者”的话题

文/徐翱

少年拜访智者：“我怎样才能变成一个自己愉快、也能带给别人快乐的人呢？”智者送给他四句话：把自己当成别人；把别人当成自己；把别人当成别人；把自己当成自己。

自己是别人；别人是自己；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颠过来倒过去的五个字，寓意深刻，禅味十足。

其一，痛苦忧伤的时候，把自己当成是别人，痛苦自然就减轻了；欣喜若狂之时，把自己当成别人，狂喜也会变得平和一些；其二，真正同情别人的不幸，理解别人的需要，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恰当的帮助；其三，要充分尊重他人的独立性，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侵犯他人的核心领地；其四，没有明确的答案，看来这最后一句是最难理解的，非一生的时间和经历而不可为之。

那么“自己是自己”的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

另一个关于智者的故事似乎做了回答，“对每个生命来说，最重要的便是：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上帝。”

美国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以自强不息的顽强毅力，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五种语言，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并致力于为残疾人造福，建立慈善机构，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美国十大英雄偶像，荣获“总统自由勋章”等奖项。她的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代表了她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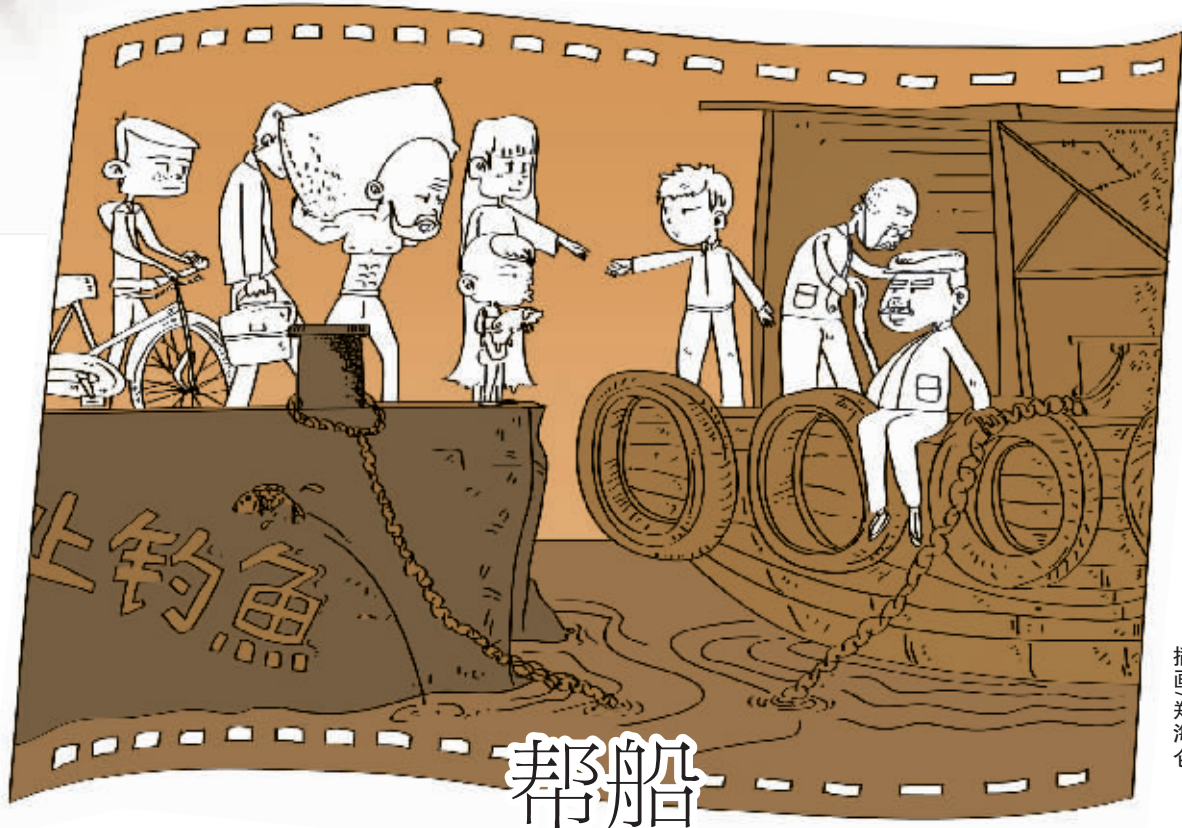
奥斯特洛夫斯基 11 岁开始当童工，12 岁上战场，16 岁身受重伤，25 岁身体瘫痪，双目失明。他以顽强抗争的精神，最终用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小说证明了他自己。

叶挺将军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燃烧着无限的激愤，放射着明澈的光辉，既有峻烈的正义感，又有透辟的人生观，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诗就是他自己。

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力量的“2014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隐迹 30 年，别人不知道他是谁，但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自己。

海伦·凯勒、奥斯特洛夫斯基、叶挺、黄旭华，他们都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自己是自己”。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活得本分，活得自在，安居乐业，享受生活。他们从另一角度阐述了“自己是自己”。我欣赏前者，也为后者点赞。

无论成功或失败、富贵或贫穷、非凡或平庸、顺达或坎坷，只要是坦然地对待他人，坦然地对待自己，自己做自己，那就是智者。



插画 郑海仑

帮船

文/张明军

船是里下河的人们赖以生存、生活、生产的重要工具和生命之舟。

关门睡觉，出门行船。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船。

有吨位大、吃水深专事运输的铁壳船，装粮食、运煤炭、送化肥，大多做的是散货生意。每看到满载而行的这样的船，水面几近漫帮，总让人心拎拎的。有专门吃水上饭的船家，他们的家大多是一条个大体宽的木质船，头翘舱深稍宽。前舱、中舱合一，后舱则被改装成舵楼，这里是全家人的生活区。舱内睡觉，舱面吃饭，上为雨篷。小孩子多用一条丈把长的布绳系扣在舱内，丈夫在前面撑船，船娘端坐在舱面上掌舵。舵楼顶上斜伸出一支竹篙，上面晾晒着大人小孩子的衣服，船梢放着一盆生火的炭炉子。他们的生活风俗和地上的人家差不多，男人晚上也喝酒，几条船搭帮的时候也赌钱。船上的女人除了因常年坐着臀部较一般女人发达外，她们也绣花、做针线。船家过年也贴对子：“江河湖海清波浪 通达逍遥远近迎”，他们居无定所，是真正的四海为家。当然，在这里河面上见得较多的还是农民从事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各种小型化的船。有身子沉重稳定性好的水泥船，它适合卖粮、运泥用；有个头较大的木质船，它尖头宽舱，适合装柴草、送麦把；有身子扁平的舢板，出远门多用它。还有仅容一人的“鸭撇子”，身子娇小轻灵，撑起来速度极快，专门用来放鸭的。

那时候，也不是什么事都要单独撑条船出门的，只有哪家要到城里的猪行卖猪仔、到家禽行卖鹅鸭（好像上街大批量卖鸡的很少，一般人家养鸡主要是生蛋用，一年的油盐钱指望它呢）才行船。出门多用舢板，船不大

又稳定，容量和速度亦相宜。当然，卖鸭是不用舢板的，因为卖鸭得放水里赶，鸭子边走边觅食，到地头才不息膘。赶一趟鸭上街卖得一前一后两条“鸭撇子”。平时人们要上街或进城怎么办呢？当然可以坐班轮，那时候相邻的县城之间都有对开的轮船，船票的价格也公道。空手人坐船还方便，如果挑箩把担的就是人家不说，自己也未免有点难为情。再加之中途轮船路过的时间难固定，班次又少（一天一班），一般人不愿意搭乘。要上街的人们并不心慌，无论是空手人还是挑担子的，因为有帮船。

帮船不是轮船公司的，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是村里的。当然，也不是每个村都有帮船的，只有那些靠大河边并且较大的村子才有。帮船一般是木质的机帆船，水泥的也有，少。帮船在农村是比较大的船了，前后通舱，用芦席或油毛毡搭个篷子，以遮阳或避雨。搭帮船要收钱，但价格比轮船要便宜些。最主要的是方便，它不但随叫随停，回头的时候得等一船人到齐了才走。帮船既装人，又载货，是当时里下河农村人出远门最主要也是最喜欢的搭乘工具。搭乘帮船的都是团转前后村子的人，男人们抽烟都相互发，女人们坐在一起更是有说不完的话。在路上遇到有人上船，如果有较大的物件或重物，坐在外口的人不用说都会主动搭把手。一船人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都奔着相同的目的地，一路上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我们那一带的帮船都是开兴化的，帮船的终点站是兴化城西门的老码头。那里有一棵临水的老柳树，帮船平时就系泊在这里。船一靠岸，一船人就散了。他们或背着、挑着、拎着、扛着、扛着各自的东西向城里走

去。他们到城里来不是玩的，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事。到东门猪行逮小猪的得横穿整个兴化城。上街卖黄豆、蚕豆、鸡蛋、芝麻的，过了八字桥就是农贸市场。到城里来买东西的也都是轻车熟路。中午的饭他们是不会正经吃的，男人们多半到向阳饭店下碗阳春面或来碗麻油馄饨。如果有几个年轻人结伴而来，一高兴，他们也会要两个炒菜，来一碟油炸花生米，切半斤猪头肉，打几两散酒“吱”两口。妇女们一般不会下馆子，买两个黄烧饼就对付过去了。办完了手头的事，他们看看时间还早，就没事到处逛逛。姑娘家到水乡照相馆拍张彩照，到绒线店买对绒花，几团大红或灰色的毛线。小媳妇则到百货公司扯块布料，到一些老字号商店买方口布鞋银色的搭襪，对面襟褂子上的揸钮。她们还想买很多的东西，想想荷包里已没有多少钱，只得拿起心仪的东西左瞧右看，最后也还总是不甘心地下，叹息着离去。

到了下午四点左右，散落在城里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先到的就一排边坐在码头的石台阶上等着，男人们随意地闲聊，女人们比看着刚买的的东西，不时会发出吃吃的浅笑或惊奇的叫声。后到的一脸歉意，一头热汗。直到最后一个人上了船，开船的点了人便解缆离岸。回家的路上，大家或许是忙碌了一天，没有了来时的叽叽喳喳，偶尔只有才抓的小猪还发出一声两声的哼哼。

纯粹 独白
chun cui du bai

我的里下河